

映旭齋增訂北宋三遂平妖全傳

第一回

授劍術處女下山

盜法書袁公歸洞

卷十二

化化本無涯
信精靈能變幻

但是含情總一家
旋風吹起活燈花

書名 映旭齋增訂北宋三遂平妖全傳十八卷 刊本
撰者 明 羅本 撰, 明 馮夢龍 增訂
卷 卷十二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靈怪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09
編號 D86728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72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09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映旭齋增訂北宋三遂平妖全傳十八卷 刊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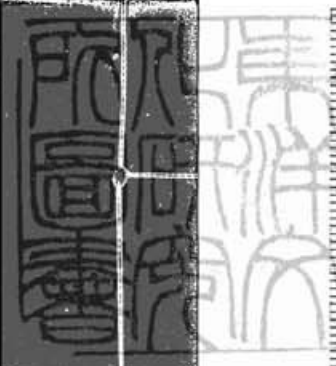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話說大唐開元年間鎮潞地方有個劉直卿官人曾做諫議大夫因上文
字打宰相李林甫不中棄職家居夫人曾勸丈夫莫要多口到此未免捨
白幾句那官人是個正直男子如何肯伏氣為此言語往來上夫人心
不樂害病請醫調治三好兩歉不能痊可忽一日夜間夫人坐在床
上吃了大燈粥湯喚養娘收過粥碗只見跟燈昏暗養娘道夫人且喜好
人道我有甚喜事且與我剔去則個也落得眼前明亮心上
前將兩指拈起燈杖打一剔七下紅燄俄頃燈花蕊兒落
後起陣冷風吹得那燈花上旋右轉如一粒火珠相似養
要子燈花兒活了說猶未了只見那燈花三四旋七得像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双紅堂
小説
109(6)



3000

212

映旭齋增訂北宋三遂平妖全傳卷之十二

第二十四回

八角鎮水兒變異相

遊仙枕上遊仙夢

此枕有誰相贈我

鄭州城卜吉討車錢

絕勝華胥太古天

一生情願只甜眠

元二回

話說費將仕不由分說將枕兒望空撲下學童剛叫得一聲阿呀那枕兒
跌在青石堦前打得粉碎就那枕兒破碎之時哩的一聲只見一陣東西
又不是省兒又不是蝶兒有影無形的飛起屋簷上去了費將仕走下堦
頭看時原來是三寸多長一班的仙女手中執着樂器笙簫絃索無所不
具也有執壺執蓋執扇執如意的其二十餘人如一棚木偶人相似一個
個艷質濃妝美麗無比那班仙女做一字兒站在簷頭向着費將仕齊
齊的道個萬福啟鶯聲開燕語說道妾等原係前朝丙班近侍官人被九
天玄女娘叱符令拘禁在此今叨恩庇釋放逍遙實乃萬分之幸也說罷
把樂器一齊動手聲調和諧凄婉可听徐七從屋脊上行去向北方漸七



料2996

沒了費將仕從來未見此異狀也的看了半日再將破枕片兒細細檢起看時裏面滑淨都畫着細山細水亭臺樹木這枕兒是一塊白土捏就的外面並無一點破綻不知裏面畫工如何動手豈不是個仙枕費將仕纔把三個小厮喝來跪下問這枕兒的來歷那兩個小厮指着學童道是他說陳學究先生寄與他處約明日來取的小的們並不知情只听得他說枕着睡去時便有許多快樂受用看的是仙景听的是仙樂吃的是仙酒小的們見枕檣上寫着九天遊仙枕五個金字心下疑惑正在此商量議論不期老爹回來再問學童果是如此費將仕只是不信將三個小厮鎖禁一間空房裏頭且待來朝陳學究來時問明是實方纔饒恕再說陳善到次日身上空閒了要去平安街胡員外家走遭先來看費將仕就便討枕頭兒去費將仕一听得陳學究來忙請進內書房相見坐下費將仕先問道教授曾有個枕兒寄與小童來陳善道不曾教對將仕公說將仕公何以知之費將仕道此枕有些怪異之處教授實說從那里來的下官亦有言告訴陳善道小可舊時曾在平安街胡大洪

必館那女學生

叫做承兒年長嫁人已經三載昨早忽然在城外相逢說夫家遇難故此潛逃將此枕託小可寄與他爹媽聊表情念小可因昨日有些事忙也不曾仔細看得不知有何怪異費將仕道如此說又是教授不曾替他寄得到好便把學童夢見這般也這般及自撲碎了枕兒又是如此恁般樣怪異見今官府行文出三千貫賞錢要拿妖人胡承兒教授若將這枕頭去時剛好做個表証須有分吃官司又是下官撲碎了妖物混于無迹到好陳善說得魂不附體謝道小可因僻居鄉村與城中吊遠並不知官府事情若非將仕公說明小可險為所誤只不知官府怎見得胡承兒是妖人將仕公必知其詳費將仕又把張千李萬在安上門城樓屋脊上射下憨哥并焦胡兩親家見官對証始末述了一遍說得陳善毛骨悚然當下費將仕留了酒飯陳善再三作謝而別竟自回去也不到胡員外家去了費將仕開了鎖放出三個小厮來分付從今以後再不許題起枕兒一節若有外人風聞時節我便把你三個奴狗當妖人解官三個小厮連聲不敢自此無人題起遊仙枕之事話分兩頭再說胡承兒離了陳學究獨自

行了一日天色已晚到一個涼棚下見個點茶的婆子永兒入那茶坊裏坐了歇脚那婆子點盞茶來與永兒吃罷永兒問婆子道此是何處前面出那里去婆子道前面是板橋八角鎮過去便是鄭州大路小娘子無事獨自個往那里去永兒道爹媽在鄭州要去探望則個婆子道天色晚了小娘子可只在八角鎮上客店裏歇一夜却行早是有這歇處獨自一個夜晚不便行走永兒交十數文錢還了茶錢謝了婆子又行了二里路見一個後生

六尺以下身材二十三年紀三牙掩口細髯七分腰細膀闊戴一頂木爪心攢頂頭巾穿一領銀絲似白紗衫子繫一條蜘蛛班紅綠壓腰着一對土黃色多耳皮鞋背着行李挑着柄雨傘

那後生正行之間見永兒不戴花冠縮着個角兒插兩隻金釵隨身衣服生得有些顏色向前與永兒唱個喏道小娘子那里去來永兒道哥也奴去鄭州投奔親戚則個那厮却是個人家浮浪子弟便道我也往鄭州那條路去尚且獨自一個難行你是女人家如何獨自一個行得我與小娘

子一處行一面把些恐嚇的言語驚他到一個林子前那厮道小娘子這一個林子最惡時常有大虫出來若兩個行便不妨得若獨自一女子走大虫來便馱了你去永兒道哥也若如此時得你的氣力拖帶我則個那厮一路上逢着酒店便買點心來兩個吃了他便還錢又走歇又坐歇看天色晚來永兒道哥也天晚了前面有客店歇歇那厮道小娘子好教你得知一個月前這里捉了韃子國裏兩個細作官府行文書下來客店裏不許容單身的人我和你都討不得房兒永兒道若討不得房兒時今夜那里去歇宿那厮道若依得我口便討得房兒永兒道只依哥也口說便了那厮道小娘子如今不道個只假說我們兩個是夫妻便討得房兒永兒口中不道心下思量這厮與我從無一面萍水相逢並沒句好言語只把鬼話謊我要硬討人便宜我胡永兒可是怕事的永兒道哥也拖帶睡得一夜也好那厮道如此却好來到八角鎮上有幾個好客店都過了却到市梢頭一個客店那厮入那客店問道店主人有空房也沒我夫妻二人討間房歇宿店小二道大郎莫怪沒房了那厮道苦也我上落也

只在你家投歇何如今日沒了房兒店小二道都歇滿了只有一間房鋪着兩張床方纔做皮鞋的鬍子歇了怕你夫妻二人不穩便那厮道且引我去看一看店小二在前那厮同永兒隨後店小二推開房門與那厮看了那厮道怕什麼事他自在那邊我夫妻兩個在對床店小二道恁地你兩個自入房裏去店小二交了房兒永兒自道却不耐這厮我又不認得你却教我做他老婆來討房兒我只教他認一認老婆手段有詩為証

堪笑浮華輕薄兒

偶逢女子認爲妻

黃金紅粉高樓酒

誰爲三般事不迷

豈不聞古人云他妻真愛他馬真騎急的路途中遇見個有顏色的婦人便生起邪心那厮看着店小二道討些脚湯洗脚店小二道有乚看着待詔說道他夫妻兩個自東京來的店中房都歇滿了只有這房裏還有一張床沒奈何教他兩個歇一夜待詔道我只睡得一張床有人來歇教他自穩便永兒進房來叫了待詔萬福待詔還了個禮那厮看着鬍子道萬惱則個待詔道請自便待詔肚裏自思量兩個言證不似東京人恁地個

孤調乚的行兩個不像具夫妻事不一心有些腳又樣子干我甚事由他便了鬍子道你們自穩便那厮和永兒床上坐了店小二掇脚湯來那厮洗了脚討一盞油點起燈來鬍子不做夜作喚了安置朝着裏床睡了那厮道姐乚路上貧赶路不曾打得火我出去買些酒食來吃轉身出房去了永兒道却不耐這厮無禮他買酒去了我且作弄他耍子則個口中不知道些什麼舒氣向鬍子床上只一吹又把自己臉上摸一摸永兒就變做個鬍子帶些紫膛色正像做皮鞋的待詔乚乚却變做永兒假待詔也倒在床上假睡着却說那厮沽了酒買些下飯拿入店中來肚裏尋思我今朝造化好遇着這等一個好婦人客店裏都知道我是他的丈夫了今晚日快活睡他一夜那厮推開房門放酒鏝在桌子上剔起燈來看那床上時却是做皮鞋的待詔疑惑道却是什麼意故如何換過了來我床上睡看那對面床上時却睡着婦人那厮道想是日裏走着辛苦倒頭就睡着在這里向前雙手搖那婦人叫道姐乚我買酒來了你走起來你走起來只見那做皮鞋的待詔跳將起來劈頭揪着來便打那厮叫道做什

玄便打老公鬍子喝道誰是你的老婆那厮定睛看時那是那做皮鞋的
 待詔慌忙叫道是我錯了莫怪也店小二所得大驚小怪入房裏來問
 道做什玄待詔道可奈這厮走將出來搖我叫我做姐也小二道你又不
 眼瞎你的床自在這邊店小二勸開了待詔依舊上床睡了那厮吃了幾
 拳道我的悔氣眼睜也是個婦人原來却是待詔看這邊床上女娘睡着
 叫道小娘子起來吃酒定睛只一看時却是朱紅頭髮碧綠眼睛青臉獠
 牙的叫聲有鬼驀然倒地店小二正在門前吃飯只听得房裏叫有鬼八
 來看時見那厮跌倒在地上連忙扶起驚得做皮鞋的待詔也起來店裏
 歇的人都起來救他也有嘔吐的也有咬中拇指的那厮吃剝消了一
 夜三魂再至七魄重生那厮醒來道好怕人有鬼也店小二揪住劈
 臉兩個嘔吐道我這里是清淨去處客店裏有甚鬼是甚人教你來壞我
 的衣食將灯過來道鬼在那里那厮道床上那婦人是鬼店小二道這厮
 却不弄人這是你渾家如何却道是鬼那厮道他不是我渾家我在路上
 撞見他和我同到此討房兒做假夫妻的方纔我出去買酒來到房裏看

他却是鬍子我却錯叫了待詔吃他一頓拳頭再去看他時却是朱紅頭
 髮碧綠眼睛清臉獠牙原來是鬼眾人吃了一驚灯光之下看那婦人時
 如花似玉一個好婦人都道你眼花了這等一個好婦人你如何說是鬼
 了永兒道衆位在此可奈這厮沒道理我自要去鄭州投奔爹也媽也這
 厮路上撞見了到和我同行一路上只把恐嚇的言語來驚我又說捉了
 這個細作店裏不容單身的歇強要我做假夫妻來討房兒及至到了這
 里又只叫我是鬼一晚胡言亂語不知這厮懷着什玄意故衆人和店小
 二都罵道可奈這厮情理難容着他好生離了我店門若不去時衆人一
 發上打教你粉骨碎身把這厮一時熱趕出去把店門關了那厮出到門
 外黑洞上的不敢行又怕巡軍捉了吃官司只得在門外僻靜處人家門
 前蹲了一夜到天曉那厮道我自去休離了店門走了六七里路了却待
 要走過一林子去只見林子裏走出胡永兒來看着那厮道哥也昨夜罪
 過你帶挈我客店裏歇了一夜你却如何道我是鬼你今番青天白日裏
 看奴家是鬼不是鬼那厮看了永兒如花似玉生得好肚裏已不能捨了

莫不昨晚我真個我眼花了那厮道姐也待要和你同行昨夜兩次吃你嚇得我怕了想你不是好人你只自去休永兒道昨夜你要我做假夫妻今日如何又怕起我來我有些怕冷靜要哥也同行則個那厮道白日裏怕怎的永兒道哥也昨日說有大虫出來傷人那厮道說便是這等說那裏真個有大虫永兒用手一指道這不是大虫來了說声未絕只見林子內跳出一隻吊睛白額大虫來看着那厮只一撲那厮大叫一声撲地便倒那厮閉着眼肚裏道我性命今番休矣多時沒些動靜慢也的閃開眼來看時大虫也不見了婦人也不見了那厮道我從來愛取笑人昨日不合攬發了這婦人吃鬚子打了一頓拳頭又吃他驚了教我魂不附體今胡他又叫大虫出來我道性命依了原來是驚要我這婦人不知是妖是鬼若是面前又撞見他却了不得我自不如回東京去休那厮依先轉身去了後人有古風一篇為証

美人顏色如嬌花
路傍忽逢年少子

獨行踽踽時興嗟
殷勤借問向誰家

答言鄭州訪爹媽

客店不畱鰥與寡

假為夫婦望成真

誰道歡娛翻受耍

交床對面神難察

迷眼色眼真羞殺

豈是美人曾變鬼

美人原是生羅刹

老拳毒手橫遭楚

明日林中驚復覩

何曾美人幻虎來

美人原是脂胭虎

少年會色不自量

乍逢思結野鴛鴦

英雄難脫美人手

何況無知年少郎

且說胡永兒麥大虫出來驚他也不敢出這路來了我自向鄭州去一路上好慢也的行此時天氣炎熱且行且佳將近已牌時分看見一株大樹下好歇暫坐一回正坐之間只听得車子碌也刺也的响見一個客人頭戴范陽氈笠身上着領打路布衫手巾縛腰行纏灰着袴子穿腳八搭鞋鞋推那車子到樹下却待要歇只見永兒立起身來道客長萬福那客人還了禮問道小娘子那里去永兒道要去鄭州投奔爹媽去脚疼

了走不得歇在這里客長販甚寶貨推車子那里去客人道我是鄭州人
氏販皂角去東京賣了回來永兒道客長若從鄭州過時車廂裏帶得奴
奴家去送你五百錢買酒吃客人思量道我貨物又賣了且鄭州又是順
路落得趁他五百錢買酒吃客人道恁地不妨教永兒上車廂裏坐客人
用盡氣力推那車子也不與永兒說話也不把眼來看他低着頭只顧推
車而行永兒自思量道這個客人是個朴實頭裏人難得難得昨夜那廝
一路上把言語撩撥我被我畧用些小神通雖不害他性命却也驚得他
好看一似這客人正好度他日後也有用他處那客人一直推到鄭州東
門外問永兒道你爹媽家在那里住永兒道客長奴也不識地名到那里
奴也自認得客人推着車子入東門來到十字路口永兒道這里是我家
了客人放下車子見一所空房子鎖着客人道小娘子這是鎖着的一道
空房子如何說是你家永兒跳下車子喝一声那鉄鎖便落下來用手推
開一扇門走入去了客人却在門前等了一個多時辰不見有人出來天
色將晚只管舒着頭向裏面望不隄防背後一個人喝道你只管舒望宅

門做什麼這宅門誰人打開的說得客人回頭不迭見一個老兒慌忙唱
唱道好教公也知道適間城外十字里路見個小娘子說脚疼了走不得
許我五百文錢僱我載到這里去不出來了教我等了半日老兒道此
宅是刁通判解字我是看守的原係封鎖在此今是誰人開來客人道恁
地時相煩公也去宅裏說取些銀子還我則個老兒道啐我問你誰打
開的宅門客人道是你小娘子自家開的老兒道鎖的空宅子並無一人
居住那有什麼小娘子你却說恁般鬼話莫非謊我客人道好沒道理
我載你家小娘子來家許我五百文錢又不還我到說白府話兒你教我
入去若是小娘子不在時我情願下情陪禮老兒道你說了這話若不見
時不要走了老兒大開了門教客人入去到前堂及迴廊直至後廝遠處
的見永兒坐在廝上客人指着這不是小娘子麼老院子心中正在疑慮
這婦人那里來的只見客人走上前叫道小娘子如何不出來還我銀子
是何道理永兒見客人來忙起身望後便走客人即踏步走到後廝永兒
見他趕得緊廝後不好躲閃一直走到井邊看着井裏便跳下去了客人

見了嚇得連叫苦也。他却待要走被老院子一把捉住道這婦人你又不認得他却自同他來今又逼他下井去清平世界蕩乾坤逼死人命你却要脫身倘或這婦人家屬知道到此索命那時那里來尋你說話今番罷休不得緊似抱着叫起街坊人等將客人一條索子縛了直解到鄭州只因這番有分教老實客長却打着沒影官司無墨州官轉弄出欺心手段直教匹夫跌足壯士捶心畢竟後來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八角井眾水手撈屍

偌大乾坤何事無

有人從此翻筋斗

鄭州堂下大郎獻鼎

壺中天地井中區

便是人間大丈夫

話說老院子和街坊人等將客人一條索子縛了直解到鄭州來正直太尹在廝上斷事地方里甲人等解客人跪下備說本人在刁通判府中將不識姓名女子趕下八角井中去了大尹將客人勘問客人招稱係本州人氏姓卜名吉因販皂角前往東京貨賣回來行到板橋八角鎮五十里外大樹下遇見不識姓名女子言說脚疼行走不得欲賃車子前到鄭州東門十字街爹也媽也家去則個情願出錢五百是吉載到本家即開門入去並不出來吉等已久只見老院子出來言說我家是刁通判廨宇無人居住空房不肯還銀一時間同老院子進去尋看不期女子見了自跳在井中並非相逼等情大尹教且將卜吉押下牢中到來日送去刁通判宅裏井中打撈屍首次日大尹委官一員獄中取出卜吉同隣里人等押

到刁通判解字中來街上看的人推肩叠背人人都道刁通判府中時常
听得裏面神歌鬼哭人都不敢在裏面住有的人道看今日打撈屍首何
如委官坐在交椅上押卜吉在面前跪下委官問老院子并四隣人等卜
吉如何趕這女子落井卜吉告道女子自跳落井並不曾趕他下去委官
叫打撈水手過來水手唱了喏着了水背心委官道奉本州台旨委我押
你下井你須仔細打撈水手道告即中方纜小人去井上看驗約有三五
十丈深淺若只恁地下去多不濟事須用爪扎轆轤有急事時叫得應委
官道要用甚物件好教一面速即辦來水手道要爪轆轤架子用三十丈
索子一個大竹籬一個大銅鈴人夫二十名若有急事便搖動鈴响上面
好拽起來不多時都取辦完備水手扎縛了轆轤銅鈴竹籬俱完了水手
這請即中台旨教下井去打撈委官道你衆水手中着一個會水了得的
下去四五個人扶着轆轤一個水手下竹籬坐了兩三個人掇那竹籬下
井裏去四個人便放轆轤約莫放下去有二十餘丈只听得鈴响甚緊委
官教衆人退後急把轆轤絞上籬來衆人見了一齊吶声喊着看那籬裏

時亘古未聞於今罕見那水手當初下去紅白的一個人如今絞上
來看時一個臉便如蠟皮也似黃的手脚却板僵死在籬裏了委官叫抬
在一邊一面叫水手老小押回家去殯殮不在話下委官道終不成只一
個下去了不得公事便罷了再別差一個水手下衆水手齊告道郎中
在上衆人家中都有老小適纔見樣子恁着甚來由把性命打水撒兒斷
然不敢下去吉是郎中定要小人等下去情願押到知州相公面前吃打
也在岸上死實是下去不得委官道這也怪不得你們却是如何得這婦
人的屍首上來你一千人都在此押着卜吉等我去稟覆知州相公商議
則個委官上了轎說了一遍知州也沒做道理處委官道地方人等都說
刁通判府中自來不乾淨今日又死了一個水手誰人再敢下去只是打
撈不得那婦人的屍首起來如何斷得卜吉的公事依卑職愚見不若只
做卜吉着教卜吉下去打撈便下井死了也可償命知州道也說得是你
自去處分委官辭了知州再到井邊押過卜吉來委官道是你趕婦人下
井你自去打撈屍首起來我真過知州相公出豁你的罪卜吉道小人情

願下去只要一把短刀防身衆人道說得是隨即除了枷去了木杻與他一把短刀押那卜吉在籬裏坐了放下轆轤許多時下見到底衆人發起喊來道以前的水手下去時只二十來丈索子便鈴响這番索子在轆轤上看也放盡却不作怪放許多長索兀自未能勾到底正說未了轆轤不轉鈴也不响且不說井上衆人却說卜吉到井底下抬起頭來看時只見見井口一點明灯外面打一摸時却没有水把脚來踏時是實落地一面橫一面行約莫行了一二里路見那明處墳時却有兩扇洞門隨手推開閃身入去看時依然再見天日卜吉道井底下如何有這個所在捉着刀正行之間見一隻大虫伏在當路卜吉道傷人的想是這隻大虫譬如你吃了我也左右是死大踏步向前看着大虫便剝喝聲着一声响亮只見火光迸散震得一手麻木了半晌仔細看時却是一隻石虎卜吉道裏面必然別有去處又行幾步只見兩株松樹中間一條行路都是鵝卵石砌嵌的卜吉道既是有路前面必有個去處仗着刀入那松徑裏行了一二百步閃出一個去處說得卜吉不敢近前定睛看時但見

金釘朱戶碧瓦雕簷飛龍盤柱戲明珠雙鳳幃屏鳴曉日紅泥墻壁紛紛御柳間宮花翠靄樓臺淡也祥光籠瑞影牕橫龜背香風冉冉透黃紗簾捲蝦須皓月團也懸紫綺若非天上神仙府定是人間帝王家卜吉道這是什麼去處却關着門敢是神仙洞府欲推門又不敢欲待回去又無些表証終不成只說見猛虎來知州如何肯信我正躊躇之間隻只見呀的門開走出一個青衣女童來女童叫道卜大郎聖姑也等你多時了卜吉听得說想道這個女童如何認得我却是什麼姑也姓聖我三克之親都沒有這個姓他却又等我做甚的卜吉只得隨女童到一個去處見所殿宇殿上立着兩個仙童一個青衣女童當中交椅一上坐着一個婆也卜吉偷眼看時但見那婆也

蒼形古貌鶴髮童顏眼昏似秋月籠烟眉白如曉霜映日繡衣玉帶依稀紫府元君鳳髻龍簪彷彿西池王母正大仙容描不就威儀形像画難成

卜吉想道必是個神仙洞府我必是有緣到得這里卜吉便拜道告真仙

客人卜吉謹恭拜了四拜。婆道：我這里非凡，你福緣有分，得到此間，必是有功行之人。請上階，賜坐。卜吉再三不肯坐。婆道：你是有緣之人，請坐不妨。卜吉方敢坐了。婆叫點茶來。女童獻茶已罷。婆道：你來此間，非同容易。因何至此？卜吉道：告姑。小客販皂角去東京賣了，推着空車子回來路上，見一個婦人坐在樹下，道：我要去鄭州投奔爹娘，脚疼了，行不得許我五百錢文。載他到東門裏，刁通判宅前。婦人道：這是我家的下車子，推開走，入去了，不見出來。見我尋進去，他就跳在井裏。因此地方，捉了我解送官司。差人下井打撈，又死了一個水手。知州只得令小人下來，見井底有路，無水信步走到這里。婆道：你下井來，曾見甚的？卜吉道：見一隻石虎，婆道：此物成器多年，壞人不少。凡人到此，見此虎必被他吃了。你到剝了他一刀，你後來必然發跡。卜吉道：且教你看個人。看着青衣女童道：叫他出來。女童入去不多時，只見走出那個跳在井中的婦人來。看着卜吉道：個萬福道客長。昨日甚是起動。卜吉見那婦人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便罵道：打脊賊賤人，却不討耐見。你說脚疼，走不得好意。

戴你許多路脚錢，又不與我自走入宅裏，跳在井中，教我被官司捉了。頭上帶枷，臂上帶杻，牢獄中吃苦這冤枉事，如何分說？只道永世不見你了。你却原來在這里。仇人相見，分外眼明。且教你吃我一刀。就身邊拔起刀來，向前劈胸揪住，便剝。被永兒喝一聲，禁住了手。卜吉和身與脚都動不得。了胡永兒道：看你這個剪手。一路上載我之面，若不時把你剝做肉泥。因見你純善穩重，我待要度你。你却如此無禮，敢把刀來剝我。却又剝我不得。了婆起身勸道：不要壞他。日後自有用他處。還要他們來助你。婆看着卜吉臉，上只一吹脚，便動得。這卜吉看着婆道：小娘子是個陰嘍的人。婆道：若不是我在這里，你的性命休矣。自後休得無禮。卜吉道：小人有緣，遇得姑。若救得卜吉牢獄之苦，出得井去，無事時回家，每日焚香設位禮拜姑。婆道：你有緣，到這里，且莫要去隨我來飲數杯酒。送你回去。卜吉道：到裏面吃驚道：我本是鄉村下人，那曾見這般好處。安排得甚是次第。但見

香焚寶鼎花插金瓶，四壁張翠幙，絞綃獨早排。金銀器皿水晶靈，內盡

是紫府瓊漿琥珀杯中滿泛瑤池玉液玳瑁盤堆仙枕異菓玻璃盞供能掌駝蹄鱗七膾切銀絲細七茶烹玉蔬

婆七請卜吉坐卜吉不敢坐婆七道卜大郎坐定異日富貴俱各有分卜吉方纔坐了只見酒來又見飯來他幾時見這般施設兩個青衣女童在面前不住斟酒伏事杯七斟滿盞七飲乾酒至半酣卜吉思忖道我從井上來到這裡許多路見恁地一個去處遇着仙姑又見了這個婦人知他是神仙是妖怪在此不是久長之計便起身告姑七和小娘子道我要去井上看車子錢物恐被人捉了婆七道錢物值得什麼我教你帶一件物事上去富貴不可說不知你心下何如卜吉道感謝姑七美意休道是值錢的事物便是不值錢的把去井上做表証也免得小人之罪婆七叫承兒近前附耳低声入去不多時只見一個青衣女童從裏面雙手撥一件物事出來把與卜吉七七接在手裏覺有些沉重思量這是什麼東西黃羅襪包着卜吉道告姑七把與小人何用婆七道你不可開將七井去不要與他人但只言本州之神收此物已千年今當付與知州收

身之罪又有一件事分付你七凡有急難之事可高叫聖姑七我便來救你卜吉听得說一一都記了婆七教青衣女童送卜吉出來復舊路入土穴行到你籬邊走入竹籬內坐了搖動索子那鈴便响上面听得便把轆轤絞起眾人看時不見婦人的屍首只見卜吉撥抱着一個黃羅襪包來見委官卜吉道眾人不要動這件東西是本州之神交與知州的直到知州面前開看委官上了轎一千人簇擁圍定着卜吉進入州衙裏來正值知州陞所公吏人從擺開兩旁委官上前稟說卜吉下井去大半日續後听得鈴响即時絞他上來只見卜吉抱着黃羅襪包着一件東西口稱是本州之神付與州官畢職不敢擅動取台旨知州叫押過卜吉來知州問道黃襪中是何物件因何得來卜吉道告相公小人下井去到井底不見婦人的屍首却没有水有一條路徑約走二里方見天日見一隻虎幾乎被他傷了性命小人剝一刀去只見火光迸散仔細看時是隻石虎有一條松徑入去見一座官殿外有青衣女童引小人至殿上見一仙人仙人口稱是本州之神與小人的酒食吃了又將此物出來教小人付與州

官收受不許泄漏天机知州捧過黃包袱放在公案上覺道沉重知州想道一件寶物出世合當遇我教手下人且退親手打開黃包袱看道可知這般沉重却是一個黃金三足兩耳鼎上面鑄着九個字道遇此物者必有大富貴知州看罷再把黃袱來包了叫了出家里親隨人拿入去為鎮庫之寶該吏向前稟道這卜吉候台旨發落知州尋思道欲待放了卜吉州人都知他趕一個婦人入井及至打撈又壞了一個水手性命若只恁地放了州裏人須要議我七欲待把卜吉償那婦人的命怎奈屍首又無處找尋倒將金鼎來獻我如何是好驀然提起筆來斷道卜吉有分教知州登時死於非命鄭州一城人都不見安寧正是有與店中賒得酒災來撞見有情人畢竟後來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知州君心出甚禍事來

第二十六回

野林中張鷟救卜吉

君遠天高而不靈

腰間寶劍如秋水

山神廟公羞賞雙月

貪官污吏敢橫行

要與人間斷不平

話說知州心下躊躇了半晌舉筆判道卜吉不合逼取車脚錢致不識姓

氏婦人一名情慌走避誤入井中在久閉空宅中素多凶怪撈屍不獲

亦十異事也卜吉原無威逼之情似難抵償然誤死人命不為無因合應

脊杖二十刺配山東密州牢城營當軍常下當所斷了二十脊杖喚個文

字匠人刺了兩行金印押了文牒差兩個防送公人一個是董超一個是

薛霸當所押了卜吉領了文牒帶卜吉出州衙前來卜吉到州衙外立住

了脚回頭向着衙裏道我卜吉好屈婦人自跳在井中我又不曾威逼他

他又不是別人是本州土神教我下去獲得這件寶物獻你七得了寶物

相應免我之罪倒把我屈斷刺配密州去我若聞聞得性命回來却將你

隱匿寶物事情敲皇城打怨鼓須要和你理論董超見他言語不好只顧

詩金五
三十四
李思

推着小吉了行薛霸道你在這里出言語累及我兩個却是利害急也離了州衙走到一個酒店三個人同入來坐定董超道取兩角酒來薛霸道下吉我兩個雖然是奉公差遣防送你到山東密州路程許多遙遠你路上也要盤纏我們自不曾帶盤纏隨人走的你有甚親戚相識去措置些銀兩路上好使用我兩個不要你的卜吉道告下小人原有些錢本為吃官司時不知誰人連車子都推了去如今教我問誰去討小人單身獨自別無親戚盤纏實是無措辦處薛霸焦燥道我們押了多也兇頑罪人不似你這般嘴臉你道沒有纏費便是李天王也要留下甲仗生薑也捏出汗來在我們手裏的行貨不輕也的放了說了一場還了酒錢兩個押着小吉出鄭州西門外來正走之間只听得背後有人叫聲董牌董超回頭看時認得是本州的人便教薛霸押着小吉先行自己落後一步與他相見吳孔道在下牽知州相公所委適間斷配卜吉出來這厮在州衙前放刁如今奉知州相公台旨教你二人怎的做個道理就僻靜處結果了他揭他面上金印回話董超賞你董超應承了自趕上來和

薛霸知會只就前面林中結果了他休兩個押卜吉到一所空林子前董超道我今日有些困倦行不動且就林子裏睡一睡則個薛霸道離州衙行不得三十里路如何便要歇董超道今日恁起得早了些要歇歇只怕卜吉逃走了時生藥舖裏沒買處你等我們總一縛便是睡也心穩卜吉道上下要縛便縛我決不走董超將條長索把卜吉縛在樹梢上提起索頭去那邊樹大枝梢上倒吊起來手裏拿着水火棍道卜吉我們奉知州相公台旨要結果你却不干我們事明年今日今日今時是你死忌卜吉慌得魂不附體兩眼吊淚哀告道二位我與你目前無怨往日無仇便是知州相公我也並沒得罪於他如何就要結果我性命望二位開天地之心保留殘命生也世也當效犬馬之報一頭說一頭淚如雨下董超道你啼哭也沒用知州相公怪你在州前放刁要結果你他是一州之主誰敢違拗你要性命我回去倒替你受毒棒不成薛霸道董大哥有恁般閒氣力與這畜子講話早了早放等他闖王面前討個好人身罷說罷在董超手裏劈手奪過棒來却待舉起要打卜吉道苦呀也我命休矣猛

然記得與我寶物的聖姑也曾說有急難時教我叫他乃大叫聖姑救我則個叫猶未絕只見林子外面一個人喝声道防送公人不要下手我在此听得多時了董薛二人吃了一驚慌忙跑出林子外面看時見一個先生急生模樣有西江月爲証

奕七丰神出眾堂七尺身材面如紫玉美鬚腮目若朗星堪怪束髮
鉄冠如意紅袍腰繫黃絲天師張姓自天來只少虎兒騎在

那道士捧拳拽步趨入林子裏來看着兩個公人道知州教你們押解他去如何將他吊起害他性命是何道理兩個公人慌了手脚道先生我們奉知州相公台旨並無私怨先生道你亂道如今官司清明如鏡緣何無罪要壞他性命我是出家人本當不管閒事適間听得林子裏高叫聖姑姑是何意故你且放他下來待我問他董超只得把卜吉解放了卜吉道告先生听卜吉說我因販皂角去東京賣了回來路上見一婦人叫脚疼走不得許我五百文錢賃我車子載他到鄭州東門內一個空宅子前這婦人跳下車子走入去我不見他出來入去看時婦人自跳下井去他方

人道我逼他下井捉了我解到官司知州教我自下井打撈屍首我下井時原來井裏沒水却有一條路覓一所官殿遇着個仙姑與我一件寶物教我送與知州免罪臨上井時分付我道若有急難時便叫聖姑先生听得說了道原來恁地看着兩個防送公人道這卜吉不當死遇着貧道可同來林子外村店裏吃三杯酒更贊助你們些盤纏好看他到地頭則個董超薛霸道感謝先生四個人同出林子外來約行了半里路見一個酒店四人進那酒店裏坐了酒保來問道張先生打多少酒先生道打四角酒來有雞回一隻與我們吃酒保道街市遠沒回處先生道又沒甚蔬菜如何下得酒保拿了酒來四個人一個吃了一碗先生道有心請人却無下口東觀西望見壁邊一個水缸先生看時是一缸乾淨水先生袖內取出一個葫荈兒來拔了屑兒抖出一丸白藥來放在水缸裏依先去盃上坐了叫酒保來道我們四人如何吃得淡酒我方纔將下口放在你水缸裏與我將去煮來酒保道張先生你四個空手進來不曾見什店下口先生道你自去水缸裏看酒保去看時只見水動雙手去撈出一尾三

尺長鱈魚來道却不作怪只得替他刷了魚落鍋煮畧加些鹽醬椒醋將盤子盛了捧得來與他四個一面吃酒董超道感謝先生厚意薛霸道這魚滋味甚好怎的再得一尾吃也好先生道這個不是爲禮貧道平日好飲貪杯難得相遇二位四海之內皆相識也若不棄嫌同到貧道院中盡醉方休來日起程不知二位尊意何如薛霸是後生心性道難得先生好意相請今日也將晚了我們就同往仙院借宿一宵只是不當取擾董超終是年紀大曉得事叫薛霸到靜處說道這先生是個作怪之人着甚來由同他到道院中去薛霸道董大哥你空活這許多年紀不識得事這酒店裏主人家也認得他但有差遲只問酒店中要人董超道也說得是先生還了酒錢四個人離了酒店一路說些閒話不知行了多少路只見那先生用手一指道這個便是貧道小庵董超看時好座茅庵不甚大蓋得團簇庵前庵後沒一個人家兩個便有些心疑先生開了門請三人就門前坐地先生道你們三個莫憂這里儘有歇宿處今晚且快活歇一夜明早便行此時是六月中旬月兒早上先生掇張桌子出來放在外面八

去安排出葷腥及菜蔬之類鋪在棹上先生道方纔在酒店中請二位不足爲禮就此盡醉方休兩個公人面面相覷私議道這先生酒店內請我們吃了如今來在庵中又安排許多酒食欲待不吃肚裏又飢待吃他又不知他主何意故薛霸道我兩個押着這個罪人干繫不小方離得鄭州一程路就撞見這個蹺蹊的先生若是有些緩急都有老小在家中不是要董超道不來由客來時由主旣到這里且吃了他的看他如何先生將酒出來各人吃了十數杯都飽了兩個公人道謝先生酒食都吃不得了三個借宿一宵來早便行先生道淡酒不足爲禮何必致謝你二位且請坐那先生起身進去不多時拿出兩錠大銀子來都有五十兩重便道二位各收一錠休嫌輕微薛霸不則一聲董超道感謝先生賜了酒食已爲過擾這銀兩決不敢受先生道你二位權且收了表意而已二人被先生推不過各收了一錠先生道貧有一件事奉告不知你二道人肯依依兩個思量道酒也吃了銀子也收了如何不依得便道先生休道一件事十件事也依先生但說不妨先生道你兩位各收了五十兩銀子做了

養家本念卜吉是個含冤負屈的人貧道又不認得他只是以慈悲好生
爲念且听卜吉說來他是平白的人却教他吃這場苦官事望二位怎的
做個方便留他在庵中相伴貧道七七姓張名鴛若知州問時只說張鴛
要救卜吉便了不知二位意下何如董超不敢則聲薛霸叫將起來道先
生你好不曉事普天之下皆屬王土率土之民皆屬王民你雖是出家人
住在鄭州地界也屬知州所管他是本官問出來的罪人誰人敢收留他
你道我們得了你的銀子你便挾制我們你的銀子分毫未動在此請你
收回先生道不須焦燥肯留時便留下不肯留時你二位收下銀子再告
杯酒董超道擾了先生酒食又賜了銀子何須只管勸酒先生道不只勸
酒貧道有個小術就呈二位看七上至知州下及庶民都教他側賞個雙
月則個先生就懷中取出一張紙來將剪刀在手把紙剪了一個圓月
兒用酒滴在月上喝声起只見那紙月望空吹將起去三個人齊喝采道
好只見兩輪月在天上自詩爲証

堪憐卜吉本無辜

獻鼎翻教險害軀

只爲覆盆難鑑察

故將雙月焰糊塗

先生道看貧道這輪明月面上請一杯酒這里四人自吃酒却說鄭州上
至知州下及百姓哄動了城裏城外居民都看空中有兩輪明月有那曉
事的道只有一輪月如何有兩輪月此必是個妖月且不說哄動百姓却
說這先生與三個賞月吃酒將散先生道二位做個人情把卜吉與了貧
道罷董薛二人道我們家中各有老小比先生不得知州知道我兩個實
難分解先生道知州分付你們要安排他死其事甚容易我教你兩個帶
一件表証與知州看只見先生將道袍袖結做一個脫賂揣在背後雙手
揪住卜吉用索子將卜吉背剪綁了縛在草廝上薛霸道先生你早晨要
救他緣何如今又要縛他先生道教你二人帶他一件物事去見知州董
超道不知教我帶甚物事去先生道知州既要壞他性命如今貧道替
你下手剖腹取心帶去付與知州表你二人能事董超道使不得這是斷
了的罪人知州要謀害他是知州的私意如今將着心肝去知道的便是
先生殺了他不知道的只說是我兩個謀財害命這一場屈官事教我而

個吃不起先生笑道原來你們怕吃官事我也是取笑你們便把卜吉解了就安排三個人睡先生道二位若回州裏去時說我張鵞要救卜吉可牢記取三個叫了安置就在外面歇宿先生自進裏面去了董超二人一睡直睡到天明閃開眼來看時兩個吃了一驚身邊不見了卜吉也不見了庵院先生却睡在山神廟內紙錢堆中兩個面面相覷道替也上我兩個不曉事走了罪人如何是好董超道我們且不要慌知你去見知州一逕直回到鄆州正值知州午衙升所董超薛霸來所前跪下知州便問道你兩個解卜吉往山東如何今日便回董超二人道告相公昨日押卜吉上路去在三十里外撞見一個道士邀到庵中要奪卜吉小人們和他爭執那道士是個異人剪一輪紙月吹在空中便見兩輪明月知州听得說道作怪昨晚因見兩輪月妙開了州城一夜後來却是如何董超道那道士教小人們就庵裏歇睡了一夜今日早起開眼打一看時却是個山神廟的紙錢堆裏正不知卜吉和道士那里去了那道士自稱我叫做張鵞知州道既有姓名這妖人好捉了當日即喚緝捕使臣分付言說未了

只見一個道士鉄冠草履皂沿緋袍道上所前高声道貧道張鵞在此嚙也不唱知州大怒道汝乃妖人怎敢如此無禮張鵞道汝乃一州之主如何屈斷平人卜吉無罪把他刺配山東路上兀自教人殺害他性命又取了他無價寶物是何道理知州道休得胡說他有什玄無價的寶物張鵞道金鼎見在你庫中我就叫他出來只見張鵞叫道金鼎也我今相請作速出來眾人立等說得知州并所上所下的人都呆了只見金鼎從空中飛將下來兩隻耳朵搨動如翅幫相似直飛到所上知州見了道怪哉怪哉說猶未了金鼎內鑽出一個人來那人正是卜吉一跳也出金鼎外來右手仗劍左手揪住知州就所上把知州一劍剝為兩段眾人見知州身死俱各手足無措所上所下人都道終不成殺了知州就任地罷了一齊向前捉那張鵞卜吉兩個見眾人來捉提着金鼎跳在馬臺石上放下兩個齊把雙脚踏入鼎內叫声列位請了我們去也將頭向下一縮兩個人都都不見了忽然起陣狂風也過處連金鼎也都不見了眾人面面相覷都道自不曾見這般怪異的事就請本州同知管事六房吏典實辦棺木

將知州盛了屍首一面差緝捕公人四下裏搜捉張鷟下吉一面商議具表奏聞朝廷只因此起有分教大開河北鼎沸東京朝廷起兵發馬收捉不得直惹出一位正直大臣治國安民正是那將左道妖邪術說誘如龍似虎人畢竟表奏朝廷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包龍圖新治開封府
君起早時臣起早
多少山中高臥人

左痴師大惱住吳張
趕人朝門天未曉
不听朝鐘直到老

且說鄭州官吏具表上奏仁宗皇帝仁宗皇帝就將表文在御案上展開看了遂問兩班文武道鄭州知州被妖人殺害卿等當以剿捕祛除道猶未了忽見太史院官出班奏道夜來妖星出現正焰雙魚宮下臨魏地主有妖人作亂乞我皇上聖鑒早為准備仁宗皇帝曰鄭州新有此事太史又奏妖星出現事干利害卿等當預為區處眾卿其奏道目今南衙開封府缺知府須得揀選清廉明正之人任之庶可表率四方祛除妖佞仁宗皇帝問誰人可去任開封府眾官奏道龍圖閣待制包拯字希仁戶州合

肥人也為人剛正無私不輕一笑有人見他笑的如見黃河清一般必須此人可任此職仁宗准奏教宣至殿前起居畢命卽日到任包拯謝了恩